

地論師慧光大師和華嚴教學之探討

釋道修

一、前言

《十地經》可以說是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的單行本，《十住經》和《見備一切智經》是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的中文異譯本¹，在中國不僅是華嚴宗和地論宗的主要思想泉源，以及重要的「經証」，甚至早在印度之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就已被重視，其原因仍是該經綜合了《阿含經》以來的緣起觀，以及新興的《般若經》之空思想²。又《華嚴經》是以〈十地品〉為首，具體地描述菩薩道實踐的方法，綿密地明示實踐地位之特質的經典，北地的禪師一向是著重禪定的，所以如此和大乘息息相關的禪法，在當時是相當受到重視的。而世親的《十地論》在中國譯出³，甚至形成「地論派」，乃至後來影響了華嚴學派的脈流。

自《華嚴經》的翻譯到宗派的形成，其間隔約二百年，其中學理的完備非一時一地，早先的「地論師」就已經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，而其中的慧光大師（西元四六八～五三七年）便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。透過後人在僧傳中的記載及著書中義理的闡揚，可以看出慧光大師對當時整個佛教界的影響，在此特別指出其對華嚴教學的深遠意義。

二、慧光大師簡史

慧光大師（西元四六八～五三七年）姓楊氏⁴。是定州長廬地方的人，在十三歲那年隨父親入洛陽，在四月初八佛誕日，往佛陀禪師住所從受三皈依⁵，因為他的氣宇不凡，所以留下並教他誦經，而慧光大師廣博閱讀，立刻通曉深義，彷彿早就學習過了，又善於言辭解說，所以夏末出家，人們都稱他為「聖沙彌」，受

¹ 《漸備一切智經》，見梁·僧佑撰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二，沙門竺法護，到西域得胡本，於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本。所用之大藏經為一大藏經刊行會編輯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一版四刷。《十住經》，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正藏》一〇冊，編號二八六，頁四九七。《佛說十地經》，唐·尸羅達摩譯，《大正藏》一〇冊，編號二八七，頁五三五。

² 見坂本幸男，《華嚴教學之研究》，頁三四四～三六一，京都，平樂寺書店，昭和五十一年四刷。

³ 《十地經論》卷十二，《大正藏》二六冊，編號一五二二，頁一二三。（即《十地論》）。

⁴ 見唐·釋道宣撰，《續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六〇七～六〇八中，以下略稱「傳中」。

⁵ 北魏孝文帝曾為其在嵩山建少林寺。

利益而不貪著，對毀譽不動於心，佛陀禪師認為他有大士的行徑，所以很縱容他不加以約束，但因其不拘小節，恐其後重智輕戒，於是送他去學戒，四年以後就能登講《僧祇律》了。

後來又從辦公學經論，在文字聲韻之學很有研究，因此對在日後參加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《十地論》合譯時，頗能其調和和諍意和疏通義理，又因為其取捨是由體悟而掌握其綱領，所以流傳廣布，開演深釋，又其於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地持》等經也都能注疏旨奧，在當時乃至後代，都為人所讚仰，齊朝的大臣名賢都重之如聖。

慧光大師曾為民請雨除旱，深利民心，又任僧官時，遇朱全忠北伐，強徵僧尼軍實，光不畏斬首嚴刑，為出家五眾捨命直諫君主，幸因說理克明及得免難，時人莫不以為其感動天地。在任僧官之時綏緝有功而為國統。慧光大師在世時持戒清淨，高誼潔性甚得七眾敬重，願生佛土，但沒有確定要往生哪一個淨土，直到七十歲將命終時，才投誠安養。

他對《勝鬘》、《遺教》、《溫室》、《仁王》、《般若》都有注釋，尤其是再造《四分律疏》百二十紙，又刪定《羯磨戒本》，又著《玄宗論》、《大乘義律義章》、《仁王七誡》及《僧制十八條》等，不僅如此，其門下弟子可以說是「連衡雲席，情智傲岸」，眾所推仰者十人，行解入室有九人（其中儒生憑哀自願慊自隱）。

三、《十地論》與《華嚴經》相對之位置

（一）《華嚴經》的傳譯

比較完整《華嚴經》是由廬山慧遠的弟子沙門支法領，於于闐國獲得了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五十卷的胡本，到了晉義熙十四年三月十日於道場寺譯出，至宋永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（西元四二一年）訖畢⁶。在《出三藏記集》和《佛祖統紀》對《六十華嚴》是胡本或是梵本之爭議：

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，未經宣譯，義熙十四年，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，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，慧義惠嚴慧觀等，為筆授，譯成六十卷⁷。

⁶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五五冊，編號二一四五，頁一一。

⁷ 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十六，《大正藏》四九冊，編號二〇三五，頁二六七。

日人木村清孝有下面的看法⁸：

1. 佛陀跋陀羅出身北印，可能不懂西域文。
2. 又印度東來曾對《華嚴經》作判教之譯經師，五人中有三人判為「觀行教」。基於以上二點理由，所以推測在印度即有《華嚴經》的梵本，只是流行不廣。

在《六十華嚴》譯出之前之別譯如下⁹：

經名	對應品名	卷數	年代	譯者
1.《兜兒經》	名號品、光明覺品	一	後漢	支婁迦讖
2.《菩薩本業經》	名號品、光明覺品 淨行品、十住品等	一	吳	支謙
3.《菩薩十住經》	十住品	一	東晉	祇多密
4.《十住經斷結經》	十住品	十	後秦	竺佛念
5.《十住經》	十地品	四	後秦	羅什·佛陀舍耶
6.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	十地品	五	西晉	竺法護
7.《等目菩薩經》	十定品	二	西晉	竺法護
8.《如來興顯經》	性起品	四	西晉	竺法護
9.《度世品經》	離世間品	六	西晉	竺法護
10.《如來性起微密藏經》	名號品、性起品	二 一	西晉	不明
11.《羅摩伽經》	入法界品	三	魏	安法賢

其中第五項《十住經》和第六項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是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的中文異譯本。其傳入中國之年代都比六十華嚴要來得早。（後來堂·尸羅達磨在西元七五三～七九〇所譯之《佛說十地經》亦同，見《大正藏》一〇冊，編號二八七，頁五三五）

論中廣談總別同異成壞六相圓融，宣明一乘佛性，雖大同於《華嚴經》，但不許一證極，仍立三祇成佛，與後來所謂嚴圓教異。

⁸ 見木村清孝著，李蕙英譯，《中國華嚴思想史》，頁一一、頁五八，台北，東大圖書公司，一九九六年初版。

⁹ 同上之頁一二。

（二）慧光大師與十地論之譯出

世親（西元三二〇～四〇〇）的《十地論》在中國的譯出（西元五一年），可以說是一件大事，元魏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（西元四九四年）遷都到洛陽，其後來的宣武帝、孝名帝及胡太后都十分信奉佛法，當時洛陽譯經之盛況是前代所沒有，而像在《洛陽伽藍記》所記載，永寧寺譯場那樣的壯麗，也是世末曾有¹⁰，當時譯經之僧人為曇摩流支、法場、瞿曇般若流支及共譯《十地經論》之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等（崔光為筆受並為之序）。當時沙門朝貴請講《維摩經》、《十地經》，聽者數百人。而在《十地經論序》中，崔光作了以下的描述¹¹：

永平元年，歲次玄枵，四月上日，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，魏云道希，中天竺勒那摩提，魏云寶意，及傳譯沙門，北天竺佛陀扇多，并義學緇儒一十餘人，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。……皆手執梵文，口自敷唱……于時皇上，親紆玄藻，飛翰輪首，巨僚僧徒毗贊下風……四年首夏，翻譯周訖。

從上面的資料，《十地經論》由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在西元五一年所合譯，三位主要的譯者，分別來自北天竺，其宗派和思想上可能有所隔閡，而另外在《續高僧傳》〈道寵傳〉中所載如下：

魏宣武帝崇尚佛法，天竺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，在紫極殿，勒那摩提在大極殿，各有禁衛，不許通言，校其所譯恐有浮濫，始於永平元年，至四年訖，及堪讎之，惟云：「有不二不盡」，那云：「定不二不盡」，一字為異，通共驚美若，若奉聖心。

道宣的這段記載情節很精彩，可是不太合理，如何可能四年翻了十幾卷的經典，竟然只有一字之差，而且既然是合譯，就一定會有意見的交流，我們同樣從《續高僧傳》其中的〈慧光大師傳〉¹²，可以得到較客觀的描述：

勒那初譯十地，至後合翻，事在別傳，光時預霑其席，以素習方言，通其兩諍，取捨由悟，綱領存焉，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。

我們從慧光大師的傳記中知道他是精於語言學，並且對南北的方言有很深入的研究，所以在譯場上，能夠疏通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衝突，而且慧光大師是「取捨由悟，綱領存焉」，可見他在義理的掌握和文字的表達上，應該是得到主

¹⁰ 《大正藏》五一冊，編號二〇九二，頁一〇〇〇。

¹¹ 《大正藏》二六冊，編號一五二二，頁一二三。

¹² 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六〇七。

譯者的認可，並且有參與意見和整理的。又我們可由下面的記載上看出其對語言學的學習態度：

光知學功之所致也，義須廣周群部，及從辦公參學經，聽說之美，聲颺趙都，後入洛京，搜揚新異，南北音字，通貫幽微，悉為心計之勞，事須文記，乃方事紙筆，綴述所聞，兼以意量，參互銷釋，陀以他日密睹文言，乃呼告曰：「吾之度子，望傳果向於心耳，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？今觀神器已成，可為明法師矣，道務非子分也，如何自累！」

而他在語言學上的用心，在原先雖曾被其師父佛陀禪師所苛責，未料事後竟是對後人有很大的貢獻！我們可以看出慧光大師不僅努力貫通南北語言之幽微意，而且整理筆記，又如上段所言其能「取捨由悟，綱領存焉」，可見文字般若的開發，對義理的掌握是有絕對的影響的，而在當時確實也是有許多僧人重視文字聲韻之學¹³。

（三）南北的分派

有關地論學派南北的分道揚鑣，眾說紛紜，主要有下列的說法¹⁴：

宣武帝時洛陽出十地經論學者紛起，道寵，慧光大師聲名高廣，……及孝靜遷鄴（西元五三四～五三五年），僧人與之俱徙，於是地論之學轉以鄴城為中心。而有相州南北二道之分。

另外又有一種說法：北道主張「法性」生起宇宙中的一切萬事萬物，而南道則主張阿梨耶識生起萬物，在唐·湛然之《法華文句記》卷七即說：「古弘《地論》，相州自南北二道，所計不同，南計法性生一切法，北計黎耶生一切法」¹⁵。從相州通往洛陽之南、北二道而區分。

呂澂在其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》中，引用了日人布施浩嶽之說法¹⁶：

¹³ 釋曇智，……雅好轉讀……時有道朗捉調小緩，法忍好存擊切，智欣善能側調，慧光喜聘飛聲。見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四一四。

¹⁴ 見湯用彤，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，頁五二四，板橋，駱駝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初版。

¹⁵ 《大正藏》三四冊，編號一七一九，頁六五上。

¹⁶ 見呂澂，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》，頁一五六～一五七，台北，天華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初版。

菩提流支住在洛陽城西第三門的永寧寺，因此成為「北道」。而勒那摩提可能住在洛陽西郭第二門道南的白馬寺，因此稱為「南道」。

我們如果從其〈道寵傳〉所載之資料，便能得知南北傳承的關係¹⁷：

北道之道寵在流支門下三年，不但寫了論疏，而且宣講開學，徒眾很多（傳中云：堪可傳道者千人，後來因教義雷同，和攝論師合流，其傳承也就不再了）。

而傳中「洛下有南北二途，當現兩說斯始也，四宗五宗亦仍此起矣！」不也明白顯示了分道早在洛陽就開始了。

另外，南道的勒那摩提在禪定上傳了道房和定義，而在教學上則傳給了慧光大師¹⁸，光兼習律學，其門下主要是法上（西元四九五～五八〇年）傳慧遠（西元五二三～五九二年），道憑（西元四八八～五五九年）傳靈裕（西元五一八～六〇五年），曇遵（西元四八〇～五六四年）傳曇遷（西元五四二～六〇七年）（在《高僧傳》中之曇遷（西元三八四～四二八年）是《十地論》學者；而《續高僧傳》中之曇遷（西元五四二～六〇七年）則是《華嚴經》學者），（此南道系一直傳到隋唐，和賢首宗融合了。）

在《續高僧傳》〈義解僧傳論〉中又有以下的記載：

逮于北鄴最稱光大……慧光大師道憑躡跡通軌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，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，並推光統以為言先，豈非唱合寡，獨振今古，即當鋒之領袖。……所以華嚴地論，咸位綱模，被及當今，成誦無墜。

可見慧光大師不僅是義理和律學的大師，而且曾為僧官，又因置昭玄十統，肅清正法，「使二百萬眾，綏緝無塵」，後來轉為國統，乃是北魏佛教界的最高行政領袖，故其影響之大不限於區域性，而是遍及全國¹⁹。又西元五三四年北魏分裂為東西魏，而在五三七年慧光大師往生之隔年，其弟子法上繼任昭玄都，乃至北齊（西元五五一年）仍為昭玄大統，而在周武帝滅佛時極力抗議，被法上、曇衍稱為「護法菩薩」的淨影慧遠（西元五二三～五九二年），不但在隋文帝任洛州沙門都，而且著了《華嚴疏》和《大乘義章》，門下七百餘人，慧光大師門下的法脈真可說是淵源流長！

¹⁷ 《續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四八二。

¹⁸ 《續高僧傳》〈義解篇論〉十五，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五四八。

¹⁹ 《續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六〇八、頁五四八。

四、慧光大師之判教與緣起說

(一) 判教

代表南道派之祖慧光大師曾以四宗（常宗）及三教（頓教）作判教²⁰，其將佛教分為因緣、假名、誑相、常的四宗，而將《涅槃經》和《華嚴經》分配於「常住佛性，本有湛然」之常宗，可能是依由《涅槃經》來理解²¹，慧光大師本身也是涅槃宗的重要人物。²²

教判者	生歿年代	教判（華嚴之定位）
慧觀	（5世紀前半）	三教五時（頓教）
岌師	（不明）	三教三時（頓教）
宗愛	（不明）	三教四時（頓教）
僧柔	（431~494）	三教五時（頓教）
惠次	（430~490）	
慧光大師	（468~537）	四宗（常宗）及三教（頓教）漸、頓、圓三教
真諦	（499~569）	二教（頓教） 三法輪（持法輪） 四教（觀行教）
護身等	（不明）	五宗（法界宗）
安稟	（507~583）	六宗（常宗）
慧遠	（522~592）	四宗（破相宗・顯實宗）
智顛	（538~597）	四教（圓教） 三教（頓教）
達摩岌多	（?~619）	四宗教（觀行教）
吉藏	（549~623）	二藏（菩薩藏） 四教（華嚴教） 三種法輪（根本法輪）
慧誕	（不明）	二教（頓教）

²⁰ 《法華玄義》卷十上，《大正藏》三三冊，編號一七一七，頁八〇一中。「佛陀三藏」據云亦用此教《五教章通路記》卷十一，《大正藏》七二冊，編號二三三九，頁三六六下。

²¹ 見木村清孝著，李蕙英譯，《中國華嚴思想史》，頁五五，台北，東大圖書公司，一九九六年初版。

²² 《續高僧傳》〈法敏傳〉中，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，法席彫散，陳氏亡國，敏乃反俗三年潛隱，還襲染衣，避難入越，貞觀元年，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，越州田都督，迫還一音寺相續法輪……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」。這是華嚴經的弘傳南越記載。《大正藏》五〇冊，編號二〇六〇，頁五三八。

波羅頗迦蜜多羅	(7世紀前半)	五教(觀行教)
印法師及敏法師	(不明)	二教(平道教)

慧光大師之地論學派有漸、頓、圓三教教判，而慧光大師在其《五教章通路記》中曾明言：「《華嚴經》，三教之中，蓋是頓教所攝」²³。

現在所知的《華嚴經》在宗趣的討論上幾乎只有法藏的《探玄記》、慧苑的《刊定記》及澄觀的《華嚴經疏》有加以探討²⁴。

在這裡慧光大師是首先有「宗」的判教概念，如華嚴教學大成者法藏言：「『宗』者，經典語言之所表；『趣』者，「宗」之所歸。」²⁵而在教判的諸師中，慧光大師可以說是揭發了實踐經典的精神核心！

(二) 緣起說

世尊證悟之後，其所開演的佛法之所以不同於六師外道，在於其並非要創立學說，成一之言，而是對「緣起」如實之觀察而成道，並將此一其所發現之「古仙人道」（過去諸佛所修之道）教誡後進，弘轉法輪，而在佛教界通常所說的緣起有四種：

- 1.業感緣起：認為界生都是因迷惑而造作諸業，由業而感生死苦果，由苦果再起感業，我的身心世界，都由業感而起，這是聲聞乘的看法。
- 2.賴耶緣起：認為但有微細心識，叫做阿賴耶識，能含藏萬法的無量種子，由種子生現行，現行復熏種子，萬法皆由種子遇緣而顯現，所以說萬法唯識，這是法相宗的看法。
- 3.真如緣起：認為真如隨緣而生成萬法，不同於法相宗；以為真如是唯識的實性，故凝然不變。而法性宗則以為真如兼有隨緣與不變二義，真如隨染緣就成六道生，隨淨緣就成四聖，故十法界皆由真如隨緣而生起。
- 4.法界緣起：認為法界為一大緣起，所以能緣起的原因，不是業力，也不是差別心識的阿耶識，又不平等不生滅的真如，因為萬法彼此融通，互為緣起，重重無盡，這是華嚴教的根本看法。

²³ 《五教章通路記》，《大正藏》七二冊，編號二三三九，頁三六六。

²⁴ 見木村清孝著，李蕙英譯，《中國華嚴思想史》，頁六二，台北，東大圖書公司，一九九六年初版。

²⁵ 《探玄記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三五冊，編號一七三三，頁一二〇上。

在法藏《文義綱目》之中曾引用了慧光大師的宗趣論：

今依光統師，以因果緣起理實為宗趣，因果是位，緣起是義，理實是體，以因果與理實不二，故是緣起也²⁶。

這樣的精神發展其弟子曇衍就有了無礙法界宗趣說，而後來的靈裕和慧遠也各自提出了甚深法心境說和華嚴三昧宗趣說。

後來法上在其《十地論義疏》中提到的「三種同相智」中之緣起、妄相、真如等²⁷，其中的「緣起」對後來的發展的大乘「法界」緣起是有相當的影響的。

而實際上提出「法界緣起」是華嚴第二祖智儼大師(西元六〇二～六八八年)所首倡，其思想從法順大師(西元五五七～六四〇年)之《華嚴十玄門》中，開門見山地說²⁸：

今且就此華嚴一部經宗，通明法界緣起，不過自體因之與果。所謂因者：言便緣起，修體窮位滿，即普賢是也，所謂果者：言自體究竟寂滅果，十佛境界一即一切……。

由上我們不難發現，慧光大師的因果緣起思想，對後來華嚴宗的開展是有相當的影響。

慧光大師不僅有因果緣起思想，從其傳中憑哀之《捧心論》承其思想，也有「『我』過常起，熾然法界……若思量者雖在世間，無有滋味，終無歡心……當為心師」，由上我們不難發現，其已略具「法界緣起」之雛型，對後來華嚴宗的開展是有相當的影響。

以佛法的立場，煩惱的解脫應該是修行的重點，而早期僧團的生活仍保有相當苦行精神和森林文化，並且是融和在自然裡面，對自我的身心和周遭生活的環境是相當熟悉的，所以蘊、界、處的觀照是基本的能力要求，而當僧團演變成聚落而住或深入群眾生活時，對大自然的體會可能就不是憑感覺或冥想，而是要透過教理和學說來理解，對自身所處的宇宙世界之迷惑，總是要有合理的解釋，而緣起來說明法界是華嚴宗的重要論點，筆者也以為這是開展大乘義理，而又能貫通基本佛法的圓融思想。

²⁶ 《文義綱目》，《大正藏》三五冊，編號一七三五，頁四九五上。

²⁷ 《大正藏》八五冊，編號二七九九，頁六七一。

²⁸ 《大正藏》四五冊，編號一八六七，頁五一四。

五、結論

地論師和《華嚴經》教學發展之相戚與共的關係，從其學理和師承脈絡上，與時代背景的條件，可以看出一些軌跡：

- 1.《十地論》本身即是《華嚴經》中〈十地品〉單行本《十地經》之發揮，其次第之分明，在緣起的闡述上是《華嚴經》學理之所以能圓融完備之基礎，所以華嚴之教學在歷代教理的演變潮流中，仍保有相當大的開展空間。
- 2.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之許多優秀譯師到了洛陽，而且如勒那摩提本身精於禪法，故在重禪法實踐的北方，有了帶頭作用，於當時形成了一股研究《十地論》和《華嚴經》的熱烈潮流。
- 3.帝王的參與獎勵，使譯場完備，推動順利之外，一般士大夫也以研讀佛經，蔚為風氣，甚直參與。而歷代的僧統和玄昭又都是地論學的法源，其本身在政治上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力。

從傳中我們可以發現慧光大師承襲了勒那摩提勤講《華嚴經》的精神，而本身曾為《華嚴經》寫注釋書，尤其他在佛學上是既深又廣的，其嚴持戒律和博學多聞，又曾經擔任國統，所以門下可以說是人才濟濟，其中之大弟子又都能宣講《華嚴經》和慧光大師之注釋，所以歷經多年的灌溉，終於在隋唐之後孕育出華嚴學派，筆者以為廣博精要的學說，並不是一蹴可幾的，必須在足夠的條件下，才能被教界所接受，而其中推動者的學養和器量，是絕對影響到流傳的廣大和長遠。

慧光大師除了天賦異稟之外，其熱心的學習和用心體悟，造就了高深的學問，尤為難得的是持戒精嚴，以德服人，故在弘法佈教上，猶如風行草偃，如傳中所知其師敕其學戒殷切，故慧光大師之所以能成為慧光大師，其師佛陀禪教育目光之遠大，實在也不能輕省筆墨。綜合以上的心得，對於慧光大師，筆者就姑且大膽地遙尊他為華嚴教學的遠祖吧！